



法姐姐 与你在一起

今年8月以来,2名“笑气”成瘾人员先后来到省余杭强制隔离戒毒所,自愿要求戒治康复。

“笑气”是一种无色有甜味的气体,具有轻微麻醉作用,并能致人发笑,具有成瘾性和危害性,长期或大量吸食会导致神经系统损伤,还会引起嗜睡、抑郁、精神错乱等症状,严重者甚至可以危及生命。

“笑气”不是法律意义上的毒品,吸食“笑气”这样的非列管成瘾物质人员,为何会走进强制隔离戒毒所?在这里,能找到康复的希望吗?

今明两日,本报推出“记者节特别报道”,将连续刊登《他们,自愿走进了戒毒所》上下篇,听本报“法姐姐”讲述小山和小车(均为化名)两位自愿戒治者的故事,并为更多有需要的人带来自愿戒治“操作手册”。

他们,自愿走进了戒毒所(上篇)

本报记者 王春苗 通讯员 郭文

深秋的风吹在脸上,已有了微微寒意。跟着省余杭强制隔离戒毒所(以下简称“省余杭所”)民警张文脚步,“法姐姐”在小山工作的地方见到了他。在省余杭所戒治康复一段时间后,他如今已经能正常工作了。

小山“走读”

小山走起来有些瘸拐,张文却笑着说:“恢复得还行,已经比之前好不少了。”见“法姐姐”一脸疑惑,小山有些难为情地解释说:“之前‘打气’打得都站不起来了……”他口中的“打气”,就是吸食“笑气”。

小山今年26岁,吸食“笑气”却已经长达8年。今年7月,小山连续5天“打气”,“等我迷迷糊糊地清醒过来时,发现自己站不起来了,双腿根本动不了了。”这下小山慌了,小山妈妈也意识到了情况的严重性,“这可怎么办,我们就这么个独生子,他都没有谈女朋友呢!”

在跑了几次医院效果不明显后,小山家人辗转打听到有吸食非列管成瘾物质人员戒治的地方——离家不远的省余杭所就有戒毒康复的项目。小山妈妈在和小山商量后,便抱着最后一线希望,于8月6日把小山送了过去,开始自愿戒治。

从此以后,每天下午1点钟,小山妈妈

便带着小山来到省余杭所接受戒毒民警的专业治疗。每天的“课程”安排都不一样,主要有经颅磁治疗、VR虚拟现实治疗、中医“疏通疗法”治疗等,结束后当天便回去。

“从当初的双脚麻木无力,到现在能够低强度地进行太极拳训练,经过民警这段时间的治疗教导,我觉得儿子的进步还是比较明显的,身体在恢复,他连脾气也温和了很多,也能正常去上班了。”两个多月下来,小山妈妈对疗效很满意,“相较于普通医院的治疗,戒毒所的治疗更专业、更有效。”

小车“寄宿”

可怜天下父母心,从金华赶过来的小车妈妈自10月11日起,便一直陪着儿子小车住在省余杭所的康复专区里。

“前前后后、反反复复六七次了,我们全家也是没有办法了,所以主动把他送到这里来了……”与“法姐姐”说起小车吸食“笑气”的过往,小车妈妈当即红了眼眶。

小车今年30岁,为了买“笑气”,已经花了一两百万,“身体也出现了状况,经常会喘不上气,双腿有时候又痛又麻。”因为这事,女朋友也和他分道扬镳了。怎么办?小车一家陷入困境。

按照司法部“一体两翼”的布局,目前省司法行政戒毒系统在全省建立了91个社区戒毒(康复)指导站。通过当地社区戒

毒(康复)指导站的介绍,小车在家人的陪同下来到省余杭所。

在这里,小车母子俩每天除了支付适当的住宿费和伙食费,其他的治疗康复都是免费的。

从课表安排来看,戒毒所民警主要从生活习惯和思想、心理等方面对小车进行渐进式的戒断。

“在这里生活很规律,民警的方式也很科学,我这个从不整理床铺的人,现在都能勉强叠一个‘豆腐块’了。”说起这里的戒治生活,小车告诉“法姐姐”,他与省余杭所签订了一个月的戒毒康复指导协议,“如果条件允许的话,我想继续留在这里,争取这次能够彻底摆脱‘笑气’的控制。”

自愿接受指导、帮助

在我国,笑气虽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毒品,但已被列入《危险化学品目录》,非法买卖和使用笑气将面临法律责任。在采访过程中,“法姐姐”了解到,社会上吸食诸如“笑气”等非列管成瘾物质的人员其实为数不少。

“我们身边很多朋友都玩,大家一开始都不觉得这个有什么危害,而且由于像‘笑气’这种在食品和工业方面用途广泛,还挺容易买到的。”小车说,“可一旦成瘾,想要戒掉,就太难了。”

据悉,目前,在传统毒品治理力度不

断加大的情况下,非列管成瘾物质滥用呈现出“基数大、种类多、管控难、年轻化”等特点,而一旦成瘾或大量使用会造成个体神经系统、血液系统损伤,甚至瘫痪和死亡。

不少成瘾人员及其家属寻医无门,“我们身边也有一些人选择去医院里挂精神科治疗,可效果有限,而且对我们的经济条件以及耐力坚持等都提出了很大挑战。”有成瘾人员家属告诉“法姐姐”。

据了解,按照司法部“一体两翼”总体工作布局,省余杭所在今年8月探索开展戒毒康复工作,设立戒毒康复专区,推出“走读式”“寄宿式”和“封闭式”三种管理模式。小山和小车成为自愿接受指导、帮助的第一批康复人员;小山是“走读式”、小车是“寄宿式”。从戒治效果看,两人及家属都表示满意。

据不完全统计,省余杭所目前收到约40余个了解自愿戒毒康复的咨询。但这个数字,和有非列管成瘾物质滥用行为的人数相比,其实是冰山一角。其中,有不愿,有执迷,也有还不知道其实有这样一个场所已向他们敞开怀抱。

那么,自愿戒治和强制戒毒到底有何区别?什么条件下可以申请去戒毒所自愿戒治?戒治流程是怎样的?自愿戒治康复是否要付费?敬请期待明日下篇,“法姐姐”将带来详解,希望给更多自愿戒治者带来新生的希望和健康的人生。

“晒”成绩 “亮”经验 “练”本领 网格化服务治理创新比拼有看头

通讯员 顾珏频 李曼 孙萌希

本报讯 “各位家长请放心,我是这个片区网格员小李,这家培训机构跑路退费难的案例。为进一步提升网格治理能力和服务效能,此次吴兴区网格员职业技能大赛专门设置了网格化服务治理创新模

高效处置培训机构跑路退费难的案例。

块。劳资纠纷化解、反诈宣传、未成年人保护等等,14支乡镇街道网格员队伍把工作中的真实案例,进行了现场情景演绎,生动诠释了新时代网格员的责任担当。

“能获得本次大赛网格化服务治理创新奖,是对我们网格团队过去工作的肯定,我们网格员会继续当好宣传员、信息员、服务员、处置员,促进矛盾纠纷源头治理,使矛盾纠纷发现在早、处置在小、化解在好,努力做好基层治理



比赛现场

‘最后一公里’的服务工作。”经过多轮比拼,织里镇获得团体赛第一名。

这次大赛由吴兴区委社会工作部联合区委组织部、区委政法委、区人力社保局、区总工会共同举办,杭州沃土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技术支持。吴兴区委社会工作部社会治理中心负责人介绍,此次大赛让网格员“晒”成绩、“亮”经验、“练”本领,推动基层网格团队“懂业务、知民情、强能力”,有力激发镇街网格化治理能力有效提升。

让数万名观众“丝滑”回家 “夜猫子”们如何做到的?

本报记者 陈毅人 通讯员 宓潇

随着“大莲花”(杭州奥体中心体育场)里演唱会密集“开唱”,管辖奥体中心站的杭州地铁公安分局朝阳站派出所的民辅警们也因此变成了“夜猫子”——接近凌晨,所有观众离去,他们才能“下班”。

数万人同时坐地铁离开,既要保障他们安全、有序,还得速度快。如何做到?近日,记者采访了这些“夜猫子”。

(下转2版)

